

教育哲語

女人的智慧

(The Wisdom of a Woman)

溫明麗 *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社會造就出來的。

～波娃

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 de Beauvoir

人的一生不必多言，但需要留下一句箴言。法國哲學家，也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情婦——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自 19 歲遇到沙特之後，其一生就只有這個男人真正永遠鏤刻在她的心靈深處；遺憾的是，迄今各種文獻中我們仍難以確立波娃是否也是沙特唯一的「靈性朋友」或甚至是唯一的親密愛人。

記得 2000 年個人以訪問教授之名重回母校（英國倫敦大學）時，由於當時歐洲女性主義相當盛行，同性戀的話題也一一浮出檯面，新馬克斯思想的相關活動每週都會在倫敦的校園和街頭出現，並激起不少年輕人的激情參與，於是激起我再度細讀波娃最著名的女性主義哲學經典之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隨著波娃於該書中對女性勇於追求自由的期許，我有了感動，也有了感慨：感動的是波娃勇於面對自己、自省自己和挑戰其所處時代「集體思想」的勇氣，也感動其為喚醒女性主體意識，企圖改造女性自我之文化和社會地位所做的努力；感慨的是，波娃的一生並非如其書中所陳述的那般可以獨立自主，若從第二性的描述觀之，說波娃的思想只是沙特的「影子」

*溫明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暨教育資料集刊總編輯

應該也不為過，因為波娃自傾心沙特後，除了愛沙特而捨棄其家族為她所訂下的良緣外，其生活的喜怒哀樂自其與沙特邂逅之後，就幾乎完全以沙特的思緒和情緒為依歸，沙特簡直就是波娃生存的意義（de Beauvoir, 1984）。然而這種情懷和波娃所倡導的女性應該獨立自主，不應該成為男人附屬品的哲學思想出入頗大：這兩種相互衝突的翻攪情懷隨著《第二性》字裡行間的流動，在我個人心中不斷地辯證著：女人真的可以沒有男人而活得精彩、活得有目標、有意義？抑或男女之間永遠有場打不完的戰爭？

女人無論是為了捍衛身份認同、社會地位、經濟利益或政治權力，或是為了不要淪為男人的附庸，義無反顧地與社會習俗和文化價值對抗，無論結果是否成功，這都是女性彰顯其主體的做法。這種為了主體性而戰的思潮一直延伸至後現代，社會也隨著民主的浪潮和理性的啟蒙，主體理性的個別性、個人化逐漸被強化，同性戀的出櫃也已經不是太陽下的新鮮事兒。同理，學校教育也反應了時代的思潮，早已將兩性平權改以「性別平等」稱之，或許有一天各種填寫個人資料的表格也將隨著主體性對性別認定之意識的更為彰顯而有所改變。有鑑於此，學校對於這方面的教育的確應該及早準備，讓性別不至成為影響學生學習和其參與社會活動的阻礙，但是，主體意識的啟蒙必須要被教育，同時也需要教導每個人對自己的決定和行為負起責任，畢竟任何行動者皆需要為自己決定的行為負起責任，才算得上是真正「自主自律的人」（autonomous person）。

波娃出生於巴黎，來自於中產階級的小康家庭，其父親是位無神論者，而其母親卻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父母宗教信仰的歧異大大影響波娃對獨立思想的認同；14歲那年，波娃終於掙脫母親天主教的宗教情懷，開始並鑽研哲學，由於波娃對哲學的傾心，遂在19歲那年醉心於當時紅極一時之沙特的存在主義思想。波娃和沙特兩人因緣際會，男女情愫遂從對存在主義哲學的交手而進入兩人的實質生活之中；在兩人交往的過程中，沙特雖一度向波娃求婚，但後來兩人均認為是否有一紙婚姻的形式，不但未能改變彼此深愛著的「友情和愛情」，更何況一紙婚姻更會範限彼此與其他人交往的自由（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0）。真所謂「真愛」不必範限於外在

的形式，此等對男女之愛的精神就外在形式言之，堪與柏拉圖式戀愛相媲美；但是柏拉圖式戀愛並未有具體的肌膚之親，而波娃和沙特之間除了同居，也有實質的親密行爲（de Beauvoir, 1984）。此與今日的試婚有過之而無不及。

波娃對於男女情感的思想恐怕迄今也不是一般女子可以接受的。若說，真愛不是占有，我個人認為，波娃做到了；而且波娃和沙特已經做到了所謂的「開放婚姻」的境界（鄭慧玲譯，1994），即彼此都可以隨著姻緣或喜好而各自自由交往（包含性關係），具有婚姻關係的兩人之間彼此沒有「隱密」、沒有「受到愛情或婚姻關係」的任何束縛，故在婚姻關係中可以同時存在「紅粉知己」，甚至也可以和配偶以外的其他人之間有親密關係，只是婚姻關係中的彼此不能對對方有所隱瞞。看起來，波娃和沙特似乎都可以完全將性與愛區分開來，也能將婚姻的責任和個人的（多人）性愛關係完全分離。我個人迄今仍難以理解這樣的「理性」到底如何產生？再者，此是否也是波娃證明自己已經掙脫社會對男女性別束縛差異的吶喊？這也是個人對波娃思想難以完全接納之處。但是，無論男女的情愫如何糾葛，也無論波娃自己是否真的對沙特的其他情愛都能打從心理釋懷？但是她確實已經意識到社會對女性的壓抑，也表現出對枕邊人的其他性愛對象的「接受」，這是何等超脫的情操，故稱其為近代女性主義的先驅實不為過，尤其其呼籲女性應該走出社會與文化的歷史壓抑，為女性留下「女人不是天生而成」的千古名言，已足以被譽為女性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

波娃在《第二性》一書中開章明義即點出，女性在西方封建社會和男人主義的歷史發展脈絡下被壓抑的地位。她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會和文化）造就出來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de Beauvoir, 1984）這句簡潔有利的話不僅道出社會對女性的不公平對待，更激勵女性不能認命的主體意識，因為身為女人不可以認命地接受宿命，應該意識到女人之所以主權被壓抑、身分認同無法自主、或被範限於某種被賦予的職位和社會角色等，這些都是社會文化的「人禍」所致，因此，女人不僅應該意識到自己可行決定自己的身份地位，更應該覺醒自己和男人一樣，具有「人」的

自由意志、自我抉擇、和自我決定權，因為主體性是人的本能與生活的權力，而非男人的獨有。一言以蔽之，女人不應侷限於自己的生理性別而被貶抑或侷限於其發展。

就波娃的思想言之，她應該會認為，若社會限制同性戀者去相愛，也是貶抑一個人愛的能力和權力，畢竟同性戀者如同異性戀者一般，只要負起應負的責任和義務，就不應該為愛而有所恐懼、有所壓抑（Brainy Quote, 2012）。這也是波娃對女性的期許，她期許每個人都可以完全透明化自我，也唯有如此，人方能擁有完全的、真正的自由。

自己的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波娃的主要理念主要強調，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與權力，不僅男性如此，女性亦有此能力和權力，甚至同性戀者亦是斯。一言以蔽之，每個人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權力不應該因為性別、社會階級或任何外在的社會或文化因素而有所不同，此才堪稱為活出「具有主體意識」的自我。當然在此彰顯個人主體性的歷程中，理性批判能力亦不容小覷，故學校教育在增進學生自我意識的同時，也需要強化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俾能兼顧自由的抉擇與責任的承擔。

參考文獻

- 鄭慧玲（譯）（1994）。**開放的婚姻：充滿自由選擇和無限成長的婚姻**（原作者：N. O'Neill & G. O'Neill）。臺北市：遠流。〔N. O'Neill & G. O'Neill (1984). *Open marriage: A new life style for couples* (H. L. Cheng, Trans.). Taipei: Yuan-Liou.〕
- Brainy Quote (2012). *Simone de Beauvoir Quot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brainyquote.com/>
- De Beauvoir, S. (1984). *The second sex* (H. M. Parshley, Tran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Original published 1949)
- Stand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2010). *Simone de Beauvoir*. Retriev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beauvoir/>